

刘志记得，爷爷去世前，一再叮嘱父亲刘大刚，老家的三间草房绝不允许拆，更不允许变卖。爷爷剩下的三几颗牙咬得紧紧的，盯着刘大刚的眼睛，要刘大刚答应。

刘大刚跪下身体，对着爷爷点头，但爷爷的目光仍咬人，直到刘大刚大声称是，刘志的爷爷才将目光收回了深陷的眼窝。

刘志当时就站在父亲的身边，他既看到了父亲似乎是不大情愿低应承，也看到了爷爷生命游丝的一丝丝抽去。

爷爷是七十岁进城的，是父亲刘大刚花费了许许多多口舌，才将他“搬”进了城。父亲说是接，爷爷说是搬。爷爷不情愿进城，是父亲硬搬的。

爷爷在城里一不高兴，就要父亲把他搬回乡下去，说：乡下有我家，我回家。此时的爷爷不讲理，蛮横，刘志看在眼里，很是同情父亲。

要命的是爷爷说要走就走，抱床被子，跌跌撞撞向门外扑，父亲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去办。爷爷来劲了，陈芝麻难谷子地数落，说自己不愿进城，非要把自己搬来，城里没一点让自己舒心。父亲陪小心，可就是陪不来笑脸。

总算是上了船，船老大八岁的孙子还在哽咽，男娃同他爷爷刚刚爆发了一场战斗。

灰色的帐幔披在翠湖上，稀疏的柳条撒泼似地前滚后跌，湖水也跟着翻跟头。梅朵和一帮外地文友泛舟翠湖，是预定的船，船老大不好推却，若是往常这天气他会扭头走掉。

文友们叽叽喳喳上了船，穿上救生衣忙不迭拿手机拍照。二十几人的游船，吃水一米，湖水三四米深，航道上的小鱼被船桨旋起水面，白鸥紧贴船边涌翻的浪花啄食，撒欢。一排巨浪打来，船翘起两下，梅朵紧握栏杆的身体也晃悠着。

“老大跑了几年船？”

“三十多年啦，我应承了，你就放宽心！”

“哦，老船混子！岸上有房吗？”

“老两口分了三小间，俩女都嫁安庆，”他对梅朵努努嘴。刚才吵闹的那孩子疲倦了，在副驾的椅子上睡了，船这会像他的摇篮。

梅朵目睹了爷孙的战斗：“这家伙脾气躁哦！”

“做作业不用心，玩手机不要命。”他瞅梅朵头发花白：“你孙子多大？听话吗？有好办

父亲急了，不知怎么就急出了一句话：明天就去乡下，把三间破草屋拆了，看你回去住哪儿？父亲是气话，还真把爷爷怔住了，吵闹的声音降了下来，顶在头上的被子也送回了床上。

父亲对付爷爷有了杀手锏，再吵着回家，就拿拆房子事来对付爷爷。

此时爷爷总是可怜巴巴地看着父亲，眼神里全是让父亲不要拆房子的乞求。刘志不敢多说话，只是拉着爷爷的手，默默感受那双老手的颤抖。

爷爷在短暂的沉默后又活络起来，大声对刘志说：拆，拆，拆，拆了没家，家拆了，还回得去？

刘志不解，这家还回吗？好不容易从村庄走出来，才不回呢。话是刘志在心里说的，爷爷好像猜到了，拿一束目光在刘志的身上摸来摸去，摸得刘志浑身发热。

刘志的父亲刘大刚是家中第一个进城的，算得上大半个城市人，是在农村长大的，长大了才上学进的城。刘大刚在城里站住了脚，父亲老了，母亲不在了，理所当然将父亲接进了城。

刘大刚的父亲牵挂老家，说到底是牵挂家中三间房子。

法没？”

梅朵楞一下，杏眼在黑镜框里眨：“我——俩孩子，都在西藏，孙子——十六个！”梅朵“呵呵”地笑。

“十六个，能生这么多？”船老大一手扶舵，一手抓发痒的头皮：“哦，你伢子是教师！”大彻大悟的船老大使劲挠荒凉的头，皮屑吹落四周，梅朵扭头躲，举手机装着拍照那边的湖景。

饭桌大的浪头扑来，船头昂起尺余，浪花飞溅船舱，“扑啦啦”船舷一阵响，众皆惊呼，原来棒槌长的鲢鱼受惊腾空，跌在船甲板上慌忙跳跃，不及伸手开窗捕捉，几下翻腾它又跃入水中。淅淅沥沥的冷雨扑打着船窗，梅朵把羽绒服拉链往上拉，定睛看是雪粒闹腾，眉头霎时皱紧，下意识将额头前花白的刘海，想起她的“儿孙”。

船老大的手机响了，女儿打来视频电话：“大，记着给孩子加衣，天要下雪。”孩子像那条惊慌的鲢鱼从困盹中腾起来：“妈，你回来，我想你！”说完咧开小嘴抽泣，母亲也抹了一把眼睑：“你听阿公话，考试九十五分以上，我就回来。”她在上海一家敬老院做护工，请假一天要扣三倍

月光城 小小说

有
家
在
乡
村张
建
春

刘大刚的父亲常叨咕，风吹，雀子掏，还不毁了，屋要人住呢。刘大刚就时不时被父亲支回老家的三间房子，修修补补外加通通风，注入人气。刘志跟父亲回过老家的房子，房子陈旧，但看起来牢靠，墙是泥土垒的，和地都长成了一体了。房子的周边是庄稼地，三间房子远远看去如同一个巨大的稻堆。

村子偏僻，三间房子自是孤单单的。村子穷得很，房子也就显得穷而可怜。

刘志和爷爷说过老房，爷爷很高兴说这房子的事，爷爷说一辈子干的最大的事，是盖了三间房，养下了儿女们。爷爷说：儿子从老屋走出了，保不定孙子有一天还会住进去。刘志不高兴了，说：爷爷，倒退呀！爷爷呵呵笑：咋，回村子就倒退？等着吧！

爷爷死了，刘志的父亲听爷爷的话，没将三间草房拆去，反而比爷爷在世时跑得勤了，有时还在房子里住上几天。刘志的妈和刘志说：你大（父亲）想自己大（父亲）了，把自己关在老屋了。刘志想笑，可没笑出，感到父亲绝非是想爷爷这一桩事。刘志想

起爷爷在世时说过的话：保不定有一天还会住进去。

刘志大学毕业，面临着就业，刘志学的是农学，成绩好得很，好几家农科研单位要他去工作，留在城里不成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刘志的家乡县来大学招聘人才，说是乡村振兴要大批大学毕业生走进乡村，尤其是村里，人才缺乏。乡村振兴，首先是人的振兴。

刘志的心动了。他给父亲刘大刚打电话，刘大刚没头没脑地对刘志说：老屋来燕子孵窝了，门关不上了。

刘志愣了下，也随之明白，父亲刘大刚又窝在了老屋里了。

刘志回到了老家，老家的三间草房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果然梁上有燕子，小燕呢喃，开了的门确实不能关上。

刘志做了家乡的“村官”，如农民，又不是农民，但实实在在的住在了爷爷盖下的三间草房里。

草房冬暖夏凉，住得爽意。刘志常想起爷爷说的话：咋，回村子，就倒退，等着吧！爷爷是个智者，刘志佩服。

刘志外出，门就敞开着，燕子进进出出，有家在乡村，如同家人。

的工钱，欠着五十万的房贷，她舍不得，三年未归。有人在电话里喊，她匆忙挂了电话。孩子呜咽着，船老大腾出一只手摸孩子头，孩子扭着脖颈躲开，船老大将手机塞给孩子，他抹掉泪珠立马露出笑意。梅朵看着也好笑：“两巴掌，白打了。”船老大无奈苦笑。

一排大雁在天空“啊——啊”地唤。船老大面色沉吟：“人有时还不如飞雁呐！”梅朵听说了他女儿的工种，知道老船混子发感慨：“雁天性如此，人不会，债还完了就好了呀！”她宽慰着他。

又一排大雁来了，它们在船头的右侧低低地飞，众又惊呼起来，大雁不以为然，扑腾在激越的浪里觅食，梅朵说：“真胆大！”船老大欣然：“没有伤害吗！”游船拐弯的时候，大雁往湖中小岛隐去，人迹罕至的孤岛是它们越冬的天堂。

一阵疾风狂浪，雪粒大了些。梅朵忍不住拿起电话：“央金，嘹嘎在吗？”她担心嘹嘎的顽皮。电话里传来一片欢腾：“妈妈妈妈，梅朵妈妈！”“你动身了吗？”“要下雪了，千万别开车，坐车来！”梅朵眼圈一热。

船老大疑惑地眨眼，在想，怎没听见喊奶奶。船向趸船的轮胎撞去，船老大停了舵，疾步过去，一手拽着趸船一手握着游船的栏杆往起靠，靠上了，他飞身过杆，将缆绳一圈圈绕系。梅朵和众人攀着栏杆颠簸在船舷上。船老大说：“付钱呐！”梅朵不好意思地笑了，拿出贰佰元。“两张怎行，加一张！”梅朵错愕后，他说：“这大风浪，我要多烧几多油！”梅朵心里发紧，不言语掏钱，急忙忙一路小跑。众人鸣不平，怪船老大不守信用，眼镜男说：“晓得她是谁吗？——梅朵！五十好几了，为藏家十八个孤儿，支教二十年，至今孤身一人，她急着回去照应他们！”“管她哪个？市长来得加！”

船老大又低头系松动的缆绳，蓦然发现，匆匆的梅朵羽绒服后襟的破洞里露出漆黑的羽绒，有几簇还在风里飞起来。他张大嘴巴，又翕动几下，忽地从衣兜里掏出几张票子，一把拽住最后上岸的眼镜男：“哪啥‘霉倒’——‘霉躲’，刚掉了五百块，你还她！”看眼镜追梅朵，他心里喟叹一声：“好个‘霉躲’，反季的飞雁啊！”

月光城 小小说

飞
雁董
本
良